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
歷史與空間

子產渡人，你怎麼看？

■王兆貴

鄭國有個老百姓寒冬裡過河，上岸後小腿都凍僵了。景差剛好路過這裡，就把那人扶到陪乘位子上，並用自己的衣襟捂着那人的腿腳。晉國大夫叔向聽聞後，不以為然地說，景差身為國相，這樣做不是很淺陋嗎？我聽說，在賢能官吏管轄的地方，三個月就該修好溝渠，十個月就能架好橋樑。這樣的話，牛馬過河都不會濕蹄子，何況是人呢？

這便是掌故「景差覆衽」的由來，見於劉向《說苑》。叔向的這番議論，很容易讓人想到孟子的一段話。《孟子．離婁下》記載，子產掌鄭國之政時，曾用自己的車子助人過河。孟子說，子產心腸好，卻不知為政之道。如果十一月份建好行人的橋，十二月份建好通車的橋，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。君子修明施政，出行時讓路人迴避都可以，怎麼能一一幫人渡河呢？管理國家政務的人，要讓每個人都高興，時間也不夠用啊。

「子產渡人」與「景差覆衽」情節相仿，孟子與叔向的批評略同，事件的發生又同為相鄭期間，且景差以辭賦見稱，子產以政績馳譽，因此有學者推測，劉向所說的景差應該是子產。這樣的推測是否成立，姑且不論，僅就這兩件事的情節和輿論指向而言，確實非常相似。景差與子產的行為，於公是親民愛民，於私是積德行善，本應受到好評和推崇，叔向和孟子卻都不認可。在他倆看來，為政之道在於尚大德，識大體，辦大事，而不必事必躬親施小惠。

這樣的政治理念，也為後世所推崇。諸葛亮在處理蜀國政務時就說過，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」。施政要從全局上解決普遍性問題，惠及大多數人，以小惠悅人不僅不可取，還有沽名釣譽之嫌。換成今天的說法，就是「作秀」。那麼，景差與子產是在作秀嗎？他們的做法真的不可取嗎？當我對景差和子產的為政之道作了全面了解之後，發覺後人的成見不無偏頗。

景差與子產都是一代名臣賢相，特別是子產，執掌鄭國國政二十多年，深受百姓愛戴。《禮記》直接把他比作鄭人的母親，「子產猶眾人之母也」。子產去世時，「鄭人皆哭泣，悲之如亡親戚」，人們哭着說，子產離我們而去了，百姓將來依靠誰呢？孔子把子產身上表現出來的仁愛精神，看作是古代先賢的遺風，聽到子產去世的消息，哭着說：「古之遺愛也！」子產死後，家中連發喪的費用都沒有。百姓自發捐獻賻儀，金銀財寶不可勝計。可他兒子不肯接受，自己背土葬父於陘山。由此可見，子產愛民之舉出於本心，是心地存養使然，並非作秀。那麼，子產是否只注重親民愛民的小惠，而缺乏經世治國的大德呢？

春秋晚期的鄭國，外有齊秦晉楚強鄰環伺，內有七大家族明爭暗鬥，政局很不穩定。子產

■子產 網上圖片

主政後，禮法並重，寬猛相濟，在採取自強圖存的外交策略穩定周邊的同時，在國內推行了一系列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變革。一是「作封洫」，就是劃清地界，以防發生權屬紛爭；挖掘溝渠，以利排灌暢通；承認私田並按佔有量徵稅，以限制貴族勢力侵吞田產；健全戶籍，合理編組，以形成良好的城鄉社會秩序。二是「作丘賦」，就是建立與「作封洫」相配套的軍賦制度，按土地佔有量分擔軍需軍備。三是「鑄刑鼎」，就是把刑律鑄在鼎上，公佈於眾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子產主張廣開言路，保留鄉民自由議論朝政得失的場所，以便能夠聽到人們對國事的批評和建議，對的就堅持，錯的就改正。這在今天看來，也是值得稱道的開明之舉。一千多年後，韓愈寫下了《子產不毀鄉校頌》，稱讚子產是執政者的楷模和典範，不無惋惜地說，此舉若能普及天下，該有多好啊！

據史書記載，子產執政一年，浪蕩子不再輕浮嬉戲，老年人不必拎重物，兒童也不用幹農活。二年之後，市場商人不虛抬物價。三年過去，人們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四年後，農民收工不必把農具帶回家。五年後，男子不需服兵役。子產變革舉措的實施，不僅刺激了鄭國的經濟發展，增強了鄭國的軍備和防務，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。推行初期，儘管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攻擊和非難，但由於新政給鄭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，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，就連那些曾經反對過他的人，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轉變。

作為為政之道，在我國古代歷來有善政與暴政之說。《尚書》裡說：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」。范仲淹進一步解釋說：「聖人之德，惟在善政，善政之要，惟在養民。」善政即仁政，其核心是以民為本。孔子說「子產於民為惠主」，治國有君子之道：自身行為莊重，事奉君主恭敬，養民有實惠，用民有法度。子產雖為「小國之相」，但晉、楚等大國的政治家對他普遍抱有相當程度的尊敬。後世對子產評價頗高，視之為中國歷史上卿相的典範。清代史學家認為他德超管仲，堪稱「春秋第一人」。如果子產是一個不知為政之道的「總理」，鄭國的政治能變得如此清明、國力能有如此大的增長嗎？本國朝野乃至鄰邦還會如此敬重他嗎？孔子還會給予那麼高的評價嗎？

子產被看作是法家的先驅，或者說是以儒兼法的政治家，在思想體系上與儒家還是有分歧的。叔向與子產同是一代名宿，他責難子產變法乃政見不同而已。況且，在晉國準備攻打鄭國時，叔向以為不可，理由是子產乃賢能之士。至於孟子的點評，從語氣上不難看出，他不過是就事說理，借鐵打釘。即便是批評子產，也是「把話進一步說開去」，意在闡明為政應該抓大事的理念。有人據此看成孟子對子產的譏諷，實在是對古人的誤讀。

在子產為政的古今議論中，焦點集中在大德與小惠的關係上。我的看法傾向於「為政不能止乎惠」，就是說，為政要抓全局性、長遠性的大事，不能把精力花在局部的短效的「暖心工程」上，但也不應把大德與小惠對立起來，講大德而廢小惠。作為一國之相，在廟堂要抓大政以利國，到鄉間要發善心以恤民，兩者都是為政之德，怎麼能絕然分開呢？這讓人想起莊周貸粟的故事。對於「涸轍之鮒」來說，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，引西江水來救牠早就變成乾魚了。掬斗升之水雖是小惠，卻比引西江之水這樣的大德及時得多。

就像光焰無際的太陽也有照不到的角落一樣，再完善的制度，也不可能調整所有的社會關係和行為，再宏大的政策，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，再富有的國度，也有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。就拿架橋來說，這本是「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」的善舉，但也不是所有河流的所有區段都需要架橋，即使需要架橋的區段，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條件架橋，即使有條件架橋，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能做到，即使地方官能做到，也要考慮投入成本和利用率。假如那條河是條淺窄的季節河，過河的人又不是很多，未必一定要架橋。子產身為國相，出行時無意間看到有人無法渡河，就施以援手，並非刻意而為，有何不可呢？不像現在有些領導幹部，逢年過節，精心選擇和預先安排幾戶貧民，進家坐坐，送上撫恤，不疼不癢地寒暄幾句走人，這才叫典型的「作秀」，與子產渡人不可同日而語。

亦有可聞

■龔敏迪

水 仙

不經意間，老家庭院裡的水仙已經一片翠綠，報告了季節的流轉又到了將近年末。李漁在《笠翁偶集》中說：「予有四命，各司一時：春以水仙、蘭花為命，夏以蓮為命，秋以海棠為命，冬以蠟梅為命。無此四花，是無命也。一季缺予一花，是奪予一季之命也。」小小的庭院裡，種了茶蘼，就只能種一叢水仙了，但我能理解李漁那種對自然環境的親近之情。

宋代詩人劉邦直《詠水仙》說：「借水開花自一奇，水沉為骨玉為肌。暗香已壓茶蘼倒。」但水仙花的清香，終究不如茶蘼那樣沁人心脾而易於令人沉醉。所謂「開到茶蘼花事了」，茶蘼開在春末，似乎比殿春花芍藥還要晚上幾天，而水仙則是前接蠟梅，後接江梅的「殿歲花」。它們的開放，都代表了一個時節的終結，常常會引發一些人的多愁善感。不過，它們告別青澀的芬芳，卻格外令人印像深刻，就像黃昏的夕陽，到了最後一刻，越發努力展示了豔麗的色彩。茶蘼是濃郁的，水仙是雅致的，年底，我都會帶幾株到城裡，供在南窗下的水盆裡。

水仙曾名奈衹，那是波斯語nargi的譯音。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說：「奈衹出拂林國。」明人文震亨的《長物誌》則說：「水仙，六朝人呼為雅蒜。」「雅蒜」和「天蔥」，都是水仙從域外傳入時的俗名。希臘神話中，它是投向水中自己倒影的美少年納瑟斯Narcissus的化身。中國的神話中，水仙都是女性的化身，宋人的《內觀日疏》說，有位姚姥，夢見觀星墜地，化為一叢水仙，取來吃後，生下一女，取名觀星。觀星，又稱女史星，故水仙一名女史花。又名姚女花。此外，如秋瑾的《水仙花》詩把它比作「洛浦凌波女」的洛神宓妃；文徵明的《水仙》說：「九疑不見蒼梧遠，憐取湘江一片愁。」它又成了娥皇、女英的化身。

《花史》載：「唐玄宗賜虢國夫人紅水仙十二盆，盆皆金玉七寶所造。」說明唐朝水仙的品種已經不僅僅只是金盞銀台了。唐以後，從道士陳摶開始，水仙花頻頻出現在了文學作品中。例如，宋人楊仲淵，在蕭山「致水仙一二百本」，特意為此寫了一篇《水仙花賦》；劉克莊的《水仙花》寫得好，他說：「歲華搖落物蕭然，一種清風絕可憐。不俱淤泥侵皓素，全憑風露發幽妍。騷魂灑落沉湘客，玉色依稀捉月仙。卻笑涪翁太脂粉，誤將高雅匹嬋娟。」楊萬里則寫出了水仙的孤傲，他說：「韻絕香仍絕，花清月未清。天仙不行地，且借水為名。開處誰為伴？蕭然不可親。雪宮孤弄影，水殿四無人。」宋人林正大的《朝中措》水仙詞最有名：「凌波仙子襪生塵，水上步輕盈。種作寒花愁絕，斷腸難與招魂？天教付與，含香體素，傾國傾城。寂寞歲寒為伴，藉他攀弟海兄。」正如元人程棨在《三柳軒雜識》中所說：水仙為花中之雅客。它代表了純潔與吉祥。

在紅紅的夕陽下，挖了幾株水仙出門去趕夜車回城時，我知道：明年就只能從花市裡去找水仙了，隨着老家的城市化了，故鄉無家已是必然的結果。社會的進步，使人逐漸遠離了田野山水的自然，而愈來愈限制於高樓公寓的日常空間。惟有在城市的綠化也在不斷改善着環境中，找到一點李漁那樣失去的無奈安慰，可是，世界總是在得失的變化中發展着，就像水仙一樣，花開一度，就迎來了一年的新氣象。

■水仙 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■馮 磊

矯 情

在拉丁美洲，馬爾克斯是位路人皆知的作家。他獲得諾貝爾獎的當天，哥倫比亞街頭的汽車全都停下來按喇叭，以示敬意。有記者當天去採訪一位妓女，問她是否知道本國出了個馬爾克斯？她回答說：「當然知道，我讀過他的書，剛剛我床上的客人還提起他。」

馬爾克斯的遭遇，似乎比莫言好一些。在純文學遭冷遇的今天，如果不是獲得諾獎，內地真正知道莫言的人或許寥寥。「但有井水處，即有柳永詞。」一位作家的影響力究竟如何，可以從社會底層的身上去觀察。在這一點上，馬爾克斯和柳永獲得了同等的待遇。有人說，這是對作家最偉大的恭維。

在我看來，哥倫比亞的那位妓女，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裝點自己的門楣。——既然大家都在消費諾貝爾獎，那麼，一個風塵女子藉機消費一把馬爾克斯，從而抬高身價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。

我的一位老交情，是位畫家。這位老哥的兒子，學習成績談不上好，人情世故倒是學了不少。一次，有幸被邀請參加他們的飯局，那個小屁孩兒也在座。當時，他也就十一、二歲的樣子，精瘦精瘦的，跟着他父親來蹭飯吃。

我們在吳越樓吃螃蟹。大家一邊吃一邊笑着互相罵：「看你能橫行到幾時！」這樣的話說多了，有些無聊，就須尋找新的話題。不知怎麼，就談到了教育孩子的問題上來。所聊的無非也就是誰家的孩子成績好，考上了某某大學；誰家的孩子成績差一點，不求上進云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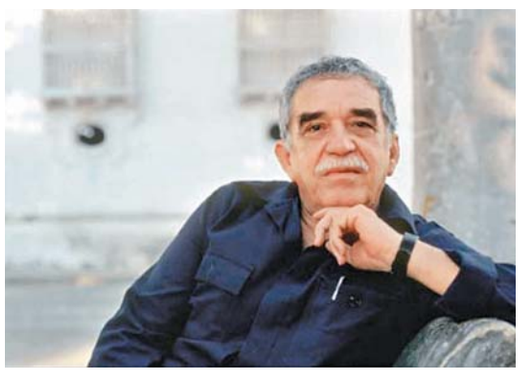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談興正濃的時候，有人問：「小傢伙，成績如何？」他的父親嘆了口氣，直言這孩子成績不好，隨後就聊別的去了。倒是身邊一位大姐，出於關心，繼續與那小孩兒討論學習的問題。大家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。突然，聽到那小屁孩張嘴喊道：「我壓力好大，我不要做畫家×××的兒子，我為什麼要做著名畫家的兒子！」

然後就有人私下裡抱怨，說這頓飯吃得好沒意思。

同樣是飯局。一次，到外地旅遊，有文字圈的朋友喊我去參加當地的一個聚會。席間，有素所知曉大名的作家做主陪。三杯酒下肚，就開始熱鬧起來。誰與誰關係比較熟，或者誰與誰第一次相見，自然要喝上一杯的。熱鬧過後，有美女起哄，請那位作家談談個人的創作經驗。沒想到老人家轉眼間笑容一斂，嚴肅地來了一句：「我是××人民的兒子，這塊土地生養了我，哺育了我，我對此深有感激之情……」

事後，有朋友開玩笑說，「××市人民的兒子多了，期間也有不少是罪犯吧？」——何必那麼矯情。

凡事做過了頭，會讓人感覺多少有點不自然和不喜歡。



■馬爾克斯 網上圖片

詞話詩說

■梁偉詩

蜉蝣

上回談到2011至2012年度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（CASH）金帆音樂獎、最佳歌詞最後五強之一——林夕《頑石》，今回自然要談「最佳歌詞」的得獎作，也就是周耀輝的《蜉蝣》。周耀輝作為香港三大詞人之一，我一直認為周詞，可能較諸林夕、黃偉文更色彩鮮明，在大量風格化地談社會談感情之餘，對於生活細節更有着寓言化的小觀察。在為容祖兒所寫的《蜉蝣》中，便奇異地出現了都市生活的小感悟小哲理，造就了這一隻快樂的蜉蝣。

記憶中首次接觸蜉蝣這種生物，是高中中國文學課程中的蘇軾《前赤壁賦》：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」蜉蝣彷彿是一種近乎微塵的小昆蟲，據說朝生暮死。於是，蘇軾在文中藉蜉蝣與人相比照，道出人處於無限時空坐標上所湧現的悲哀。蜉蝣更早見於《詩經》〈曹風．蜉蝣〉，依照《國語辭典》所載，蜉蝣乃是「動物名。蟲類。長六、七分，頭似蜻蛉而略小，有四翅，體細而狹。夏秋之交，多近水而飛，往往數小時即死。或作浮游、浮蝣。」蜉蝣通常用以比喻生命短促，如「人生易死，乃曰蜉蝣在世。」

至於周耀輝所寫的《蜉蝣》，的確也是關於時間的。詞中的第一人稱我就是城市中的「蜉蝣」，在有限時間中穿梭城市大小角落，享受短暫但沒有經過計算的小歡愉——「(還有還有沿途無數蜉蝣 還有還有沿途無數蜉蝣 還有還有原來行到源頭 還有還有原來爬過洪流) 我看我要向左或行右 有兩隻可愛的怪獸 在這一刻咬着我衫袖（來這邊有魔咒） 所有美麗也想偷 所有快樂都要有 再吸口氣便打開我門口 （一邊）玻璃將破碎 （一邊）花貓穿插過 令我想起了甚麼傷口 （一邊） 鮮花將送過 (一邊) 而他將她抱起 路中經過的人 全部在拍手」

《蜉蝣》首段描繪都市女子在輕鬆心情之下，注意到都市生活中有趣的點點滴滴。好玩的是，「還有還有沿途無數蜉蝣」折射出包括女主人公在內，世上還有無數「蜉蝣」，人在浮城中便如「蜉蝣在世」，匆匆忙忙又對世界充滿好奇——

「一天之中幾多將會有 去到左會有光 右面或有暗 浮城尚在晏晝（要轉左 可轉右）從不知一天之中幾多將會有（也要走）去到左會有他 右面或有你 蜉蝣尚未看透 再轉左會有 我信我最信的是然後 有兩隻可愛的怪獸 在解釋我感受（來這邊會解咒）所有美麗也想偷 所有快樂都要有 站於千個街口 （一邊）公車將剎掣 （一邊）污水濺向我 令我想起了荒謬（一邊）疾風將吹起 （一邊）而紙跟紙跳舞 就此喜愛自己 為歲月拍手」

《蜉蝣》的「蜉蝣」在日光之時游走，笑言浮城尚在中午日照，美妙得很。其中「晏晝」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字詞，「晏晝」大量頻繁出現在日常生活廣東話口語中，意指「下午」。「晏晝」同時突顯了廣東話如何保留古漢語的神髓，「晏」原指天清，也是稍遲的時分；「晏」是白天。因此，「晏晝」就是稍晚的白天，即下午。「浮城尚在晏晝」指在最光天化日的時間，一天中最溫暖和煦的時分，開心地享受着生活，即使「污水濺向我」還是覺得一切美好。

我經常說周耀輝筆下，有着特別喜歡書寫蛇蟲鼠蟻，甚至微生物基因的傾向。恰恰從這些最微小的生物身上，觀照出生活以至社會中不為人注意的面向。《蜉蝣》中強調了生命中的「未知」、「未看透」，也不知道存在意義——「從不知一天之中幾多將會有（也要走） 去到左會有他 右面或有你 蜉蝣尚未看透…蜉蝣問活着為了要長久 或要走 」——可是，就是因為「未知」、「未看透」、不知道存在意義，生命的喜樂與否就是要由自己創造。

《蜉蝣》得獎後，周耀輝在臉書和微博公開感謝製作人與歌手，讓他如此放肆了一回，並祝願大家可以繼續放肆創作（大意）。放肆和隨性，同時也貫徹《蜉蝣》的精神。當你決定要快樂和放肆，就快樂和放肆到底，行到源頭爬過洪流，為歲月拍手。即使是蜉蝣一隻，不必思量和介懷生命長久與否。《蜉蝣》拋開了「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」的傷感傳統，活在當下，乾乾脆脆、好好開心了一場。

詩情畫意

殘 荷

■孫曉霞

你無力將永恆舉起
那麼
就選擇回歸或者酣睡
零落是一種姿態
是生命的下一個輪迴
那些艷麗的片段
或者璀璨的盛開
就讓它豐盛記憶
風雨的磨礪 季節的變遷
都是命中注定
淡定地笑對
從水中來 復歸泥中去
佛在蓮中坐
蓮在佛裡生